

叶兆言文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爱情规则

采红菱 关于厕所 青春无价 人类的起源 爱情规则
五异人传 蜜月阴影 诗人马革 雪地传说
结局或开始 夏日的最后玫瑰



(苏) 新登字 007 号

爱情规则

作 者：叶兆言
责任编辑：沈 瑞 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：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125 插页 4
字数：320,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699-5/I·666
定 价：12.9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这本集子收集了一九九一年以后发表的有关现代题材的小说。第一辑是中篇，第二辑是短篇。我对于现代题材的兴趣，向来和历史题材的兴趣一样强烈，常常是忙了一阵历史小说，便回过头来描写一番现实生活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有时被称之为“新历史小说”队伍中的一员，有时又被硬拉入名噪一时的“新写实”阵营。今天的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，其实是很尴尬的，正如今天的读者在现实中的处境一样。文学的繁荣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。一个人，活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无论是写小说，还是阅读小说，都将被证明是十分可笑，是不识时务。文学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它的顽强存在，不过是人相信在世俗生活中，还有一种别的活法的旁证。可笑也罢，不识时务也罢，现实生活从来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好，但也未必就像预料的那么糟。现实生活如此，小说自然不会例外。

叶兆言

一九九四年三月 高云岭

目 录

第一辑

采红菱	1
关于厕所	85
青春无价	131
人类的起源	205
爱情规则	293

第二辑 结局或开始

五异人传	381
蜜月阴影	405
诗人马革	427
雪地传说	441
结局或开始	452
夏日的最后玫瑰	461

1

张英从美国回来，正是最热的八月天气。天天温度都在36℃以上。火葬场死人多得来不及烧。没有风，到处发烫，姑娘们匆匆从街道上走过，衣服简单得有伤风化。天实在太热，我在编辑部里吹着电扇，听副总编训话，不住地撩起汗衫擦额头上的汗珠。

张英突然出现在门口。副总编停止训话，眼神有些发直。天实在太热。张英已经出现在门口。不过一年多没见，她整个地变了个人。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，我照样狠狠吓一跳。她活生生地站门口，默默看着我，不说话。我情不自禁向她走过去。不过一年多没见，她脉脉含情望着我，热得喘不过气。一条时髦不合时宜的长裙，一件薄薄的丝质汗背心，一股按

耐不住的美国味道。不过是一年多，说变，都变了，说不变，一切似乎都没变。她像尊雕像一样站门口。我们面对面，默默无言。她一动不动，活生生的，香汗淋漓，光彩夺目。

我们一起下楼，一起沿着大楼的阴影往前走。大家都不说话，大家脸上都在笑，发自内心的甜蜜微笑。天太热，热得让人不想说话。走出大楼的阴影，踏进一片阳光灿烂，仿佛跌进了火炉子送进了烤箱，我们忍不住同时叹气。

“热死了！”这是张英的第一句话。

“是热死了。”

“怎么这么热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我们又笑，又是发自内心的甜蜜微笑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出去一大截。

到处都是阳光，白得晃眼，白得叫人头晕，白得像张纸。阳光下几个人影子在动，那是一张白纸上的标点符号。宽敞的马路好像巨人袒露的大腿，光溜雪白笔直，偶尔一辆汽车驶过，一眨眼没了影子。

“林林，我们不能老是这么走下去。再走，人都要烤熟了。”

“烤熟了好，熟了好。”

“有什么好的？”

“熟了正好可以让我吃。”

我们已经走到一株小树下。稀疏的阴影使我们犹豫着不知该不该继续往前走。张英说：“在飞机上我还想，天知道林林变了没有。下飞机，我还没见到你，就知道你没变。本性难移，你哪会变，哪会变，你直管油腔滑调就是了。我们赶

快找个有空调的地方，热死了。”

我伸手去抓张英的手指，她用力一甩，挣脱开。我再次去抓，她再挣脱。

“跟你说找个有空调的地方，我热！”张英用一块已湿透的手帕擦擦汗，把手伸给我。我抓住她的手，不重不轻握了一下。她的手哆嗦了一下，反抓住我的手，用力握了三下。这熟悉亲切的握三下胜过说任何话。我忍不住一阵阵激动，幸福和温柔洋溢全身，竟忘了应该作为答复的回握三下。张英又重重握了三下，小嘴很有意味地撅了撅。

我以三下为单位，连续不断非常动情地握张英的手。这是只有我们两人才能明白的情感交流信号。用不着说任何话，胜过一切暗示。张英手湿漉漉软绵绵，温顺地躺在我的手心里。我的握手似乎太重，太热烈，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做作。

我们手拉手像初恋情人，走进一家带空调的咖啡馆。咖啡馆里很暗，沁人心脾的空气中流动着轻音乐。我们手拉手，挨着一张火车座坐下，要饮料。招待员小姐满脸笑容走过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望着招待员小姐扭细腰走向柜台，张英突然把眼睛转向别处，“林林，我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要我回来，我就回来了。怎么样！”

我充满感激，除了连续不断将躺在我手心湿漉漉软绵绵的小手紧握三次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你真的想我？”张英柔声细语地问。

“真的想。”我的回答毫不含糊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2

我和张英是中学同学，那时候同班的男女生仿佛前世结了仇，死活不讲话。都到了开始发育长身子的年头，女同学成熟早，个子直往上窜，刷刷刷，一下子比男生高出去一大截。张英的年龄本来就偏大，坐最后一排，是班上公认的老大姐。

我们的班主任从部队复员没多少时候，教体育，不高的个，人很结实，永远一条半黄半绿的军裤，开口闭口都说，“我们在部队上怎么样怎么样。”他对男生的要求特别严，不许这样不许那样，是男生没有一个对他有好印象。我在班上算不了好学生，也不是坏学生。我的毛病是总爱和坏学生在一起玩。

班主任有熟人在一家军工厂看管游泳池。有熟人好办事，班主任经常带我们去游泳。下池前，全班集合在一起，班主任大声训话。不许跳水，不许欺负不会游泳的，不许潜水，不许一边游一边嘻闹，不许喊假的“救命”，不许在池子里撒尿，不许在池边乱跑，不许往女更衣室偷看。班主任一口气能说许多不许，说得大家咯咯笑。班主任脸一板，说：

“不许笑！”

大家都不笑，都憋着。终于有女生憋不住，噗嗤一声怪

笑。于是女生都笑，男生都笑，班主任也笑。大家扑通扑通下饺子一般进游泳池。

我们几个自我感觉游得极好的同学，一口气游了十个来回，大有不屑再游的意思，一个个爬上水池边晒太阳。不会游的男生在浅水区折腾。所有的女生都集中在游泳池的左角，个别已经会游的极羡慕地对我们看，不敢过来。

“看什么呀，有胆子的过来，”菜包子坐在我们中间，冲远处几个盯我们看的女生低声说，“过来，老子教你！”菜包子是坏学生的头头，已经留了两级，比我们这刚上初中的学生足足高出一个头。

“算了吧，菜包子，她们真过来，你，你敢教？”

“狗日的不敢教。”

我们班主任挤身于穿花花绿绿游泳衣的女生中间，一会教这个，一会教那个，十分忙乱。因为老是在笑，班主任咧开的一口白牙非常显眼。

菜包子说：“乖乖，我们老师快活死了，我们班女生的小奶子，让他一个个都摸过了。”

“小奶子有什么好摸的。”

“你们都是小鸡巴，懂个屁。”

远处，张英两手上举，站在极浅的地方，做出要扑出去的样子。她的胸口绷得极高，犹豫着不敢扑出去。班主任伸出手向她召唤。她终于人矮下去，只在水面上留个头和半举的手，脸上依旧带着笑，往前一扑。

“菜包子，老大姐的奶子，可不是小奶子了！”

菜包子是说下流话的好手，别人只要略微挑逗，他所擅

长的具有少年性意味的话题立刻源源不断。“什么大奶子小奶子，”菜包子口吻充满教训，“告诉你们，张英奶子那么大，肯定长×了。”

我们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话，都有些吃惊，不相信地反驳说：“女人还会长×？”

“真是小鸡巴，”菜包子往游泳池啐了一口唾沫，“你们都好好开开窍，连这都不知道。告诉你们，女人有时比男人还多呢。”

这一年夏天也是非常热。我们在游泳池边偷偷获得了不少性知识。十几年前旧事，回想起来，记忆犹新刻骨铭心。我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对张英格外注意，特别留神。作为一个还没有发育的小男孩，我总是在游泳池里乱游一气，然后爬上游泳池，人坐在池边上，脚戏着游泳池里的水，偷偷往聚集着女学生的那个角落望。我有意无意地注意和留神张英。张英穿件红色游泳衣，一顶小小的红塑料游泳帽，老是在学游泳，老学不会。她表情十足地伸手，屏气，微笑，用力扑出去，呛了水站起来。老是笑，轻声地叫，无忧无虑。她似乎特别受到班主任的宠爱和照顾。班主任频频招手示意，十分巴结地做示范。班主任让张英伏在水面上，两只手拉着她往前走。班主任让张英伏在水面上，两只手从水底下托着她。张英无忧无虑地笑，班主任表情严肃。

3

我们班主任因为强奸和猥亵少女，判了十年徒刑。公判

大会在区体育场举行。正赶上要过国庆节，公判大会的场面既隆重又热烈。这次公判枪毙了十六名罪犯，每宣判一个，会场上便是一片掌声。剃了光头的班主任被两名公安人员押上场，不知谁叫了一声，我们刷地一下站起来。真是大快人心。谁叫他平时太严肃太爱板脸，不许这样不许那样，谁叫他正而八经对男生不够意思，处处护着女生。我们踮着脚，兴奋无比往主席台上望。班主任狼狈地垂着头，除了剃光的脑袋，一条永远半黄半绿的军裤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我们始终弄不明白，班主任究竟强奸了两名什么人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家为什么叫作猥亵争个不休。强奸两名猥亵多名十年徒刑，这些数字成了以后几天议论的重点话题。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张英没去参加公判大会。那是个用不着读书的年代，没有考大学这回事，中学毕业反正是上山下乡，没必要下功夫读书，我们有充分时间为班上的女生对号入座，张英明摆着不会是个意外。只要看平时班主任对她的特殊照顾，从两名被强奸的少女中分一个名额给张英，实在是太正常。

新来的班主任是女的，三十多岁，矮个子，人很漂亮。她和我们一样，对班上的女生没什么好感。

张英整个地变了。脸上再也没有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笑，常常坐那发怔发傻。学习成绩一落千丈，门门功课都要补考，补考了，还是不及格。常常请病假，常常旷课。老大姐一下子从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。新来的班主任动不动就点她的名。

终于到了下乡劳动的日子，时间是半个月。我们兴冲冲地住在农民家，打地铺。没什么比下乡劳动的日子更值得怀念。虽然累得半死，被蚊虫叮咬得遍体鳞伤，依然兴致勃勃。

这是初次尝到自由甜头的日子，收工以后，早早地吃了晚饭，我们躺在地铺上学抽烟，听菜包子讲那让人心痒痒的下流故事。菜包子成了坏学生行为和精神上的导师。他领着我们和农民的孩子打架，领着我们光顾镇上的小酒店，用光我们身上所有的零花钱。天已经很凉了，他领着我们下河游泳，害得我们一个个感冒拉稀流鼻涕。

我们成群结队地跑到野外去拉屎。没有厕所，新下了一场雨，农民家的粪缸里都是水，弄得不好便沾一屁股肮脏。那天晚上，我们齐齐整整排开在高坡上，撅起了屁股，往低处排泄。月色朦胧，清风阵阵，臭味扑鼻，我们不停地挪地方。突然，远处过来一排人影。

菜包子低声命令：“大家别动。”

我们都不动，人影越来越近。我们赶快揩屁股系裤子。

菜包子又说：“别动，都别动。”

过来的人影是我们班女生，离我们不远处站定了，小声地说着话，东张西望。“再往前走一些，走一些，”一个女生说，稀稀落落的人影子从我们侧面走过，在距离我们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下。“就在这？”“就在这，轻一点！”“又没有什么人。”“没人也轻点。”

我们预感到会是怎么一回事，都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，都想笑。

“怎么这么臭？”一个女生十分怀疑地问。

“是臭。”

“真的是臭！”

一个女生的影子忽然矮下去，朦胧月色中，我们感觉得

到一团白白的肉。

我们终于忍不住，放声大笑。菜包子怪声叫了声“好”。

混乱得仿佛到了世界末日，女生的尖叫和傻笑响成一片，黑黑的人影子匆匆从我们侧面跑过。菜包子又叫：“快跑，还不快跑。”

大家都往村子上奔。不止一个人摔跟头。

到了村上，借着农家窗户透过的灯火，菜包子说：“我们等等，看看是谁？”

跑在我们前面的女生也停下步，等她们掉队的伙伴。落在最后的人影子见我们在等她，迟疑着不肯过来。

一个女生叫道：“张英，快点。”

落后的孤单的人影子有些赌气地向我们走过来。果然是张英。我们又一次忍不住大笑。笑声戛然而止，张英已经到了我们身边，非常愤怒地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“不要脸？”菜包子在我们的哄笑声中，油腔滑调反问道，“谁不要脸？说说清楚。”

4

为了替我办护照，张英几乎用尽了一切伎俩。她实在是办这类事的天才。从美国回来以后，她一直全心全意地在忙。天热得太不像话。张英不停地找熟人，送礼，挂电话，挂长途电话，一次次去上海的美国领事馆，大笔大笔地花钱。虽然在美国只待了一年多，她的气派活像个女百万富翁。我们把剩余时间大都花在有空调的咖啡馆里，喝咖啡，喝雪碧，喝

可口可乐，喝中外合资生产的啤酒。天天晚上都是熬到很迟，熬到喧闹的大街上已经很少有汽车，很少有行人，我们才手拉手地往回去。炎热的夏天只有在深夜，才有昏昏欲睡的意思。我们缓缓从街上走过，走向那间过去属于张英，眼下属于我的小房间。

张英身上的美国香水味道，熏得我头昏脑胀。肚子里全是饮料，幽暗的咖啡馆灯光，空气中流动着美国乡村音乐，招待员小姐扭动的细腰，咖啡馆老板脸部不停的微笑，种种一切，都令我有一种已经置身大洋彼岸的感觉。我一支接一支地抽张英带回的美国香烟，话说得太多，口干舌燥味觉全无。

茶色玻璃门被推开，走进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女，在空位子上坐定了，用生硬的中国话和招待员小姐招呼。招待员小姐端着饮料，两位外国人开始哇哇哇自顾自地说话。

“是美国人？”我悄悄问张英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懂不懂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张英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在美国，我还是中国人。”

“那你怎么和你那洋鬼子的丈夫对话呢？”

“你操这心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，随便问问。”

“随便问问？”张英用两个拳头顶着下巴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，“你只是随便问问？”

“怎么了，不能问，是不是？”

虽然我们情意绵绵，虽然咖啡馆里充满浪漫情调，我们老是有意无意便陷入一场混战。无聊和不愉快的话题随时会

起，又莫名其妙地立刻消失。没必要过分顶真，事实上我们都不是顶真的人。张英说，林林，你吃醋了。我说，我吃什么醋。又说，吃醋又怎么啦。又说，那洋鬼子才该吃醋呢。

张英偷偷将手伸过来，我们再一次开始玩互相握三下的把戏。

“我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。”张英说这话绝对动情，我感觉得到她一阵哆嗦。但是所谓的那位洋鬼子丈夫像根刺似的卡在我的喉咙口。

“我命中注定得照顾一个男人。既然是命中注定，林林，我就得照顾一个我喜欢的男人。在美国我就想，我得把林林接出来。你知道，我有时好想好想你。”

“你在美国，一定是台湾电影看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南京人，从来不说‘好想好想’。”

“我就是‘好想好想’，你别不识抬举。而且，你也说过你想我。”

“我没说我‘好想好想’。”

“那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？”

我没回答，也用不着回答。同样的问答已经有过许多遍。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我们的手握在一起，我打摆子似的直抖。我觉得自己此时没必要承认，没必要承认我是怎样发疯地想她。我没必要摆出琼瑶小说中人物“好纯情好纯情”的架式。人要是喜欢一个人直管喜欢就是了，干吗非要爱得死去活来。

走出咖啡馆，走上疲惫不堪的大街，走进那间过去属于张英，眼下属于我，属于我们两人的八平方小屋，来不及将

门掩上，钥匙还没有拔下来，我们已经抱在一起喘不过气来。天太闷热，浑身都是汗，汗臭和美国香水味搅和成一团，我们拥抱着在一起，从东摸到西，先把一扇小窗打开，然后开挂在头顶上的微风电扇，然后在铺着草席的水泥地上坐下，躺下，再坐起来，再躺下，翻来覆去，亲热半天折腾半天。然后开灯，打水洗澡，用热水擦席子。

潮湿阴暗的八平方小屋里，靠窗的小桌上，放着已写了近二十万字还未完稿的长篇小说。这小说到底能不能写完我毫无信心。有时候，我的感觉异常良好，渺小的自我得到充分膨胀，我仿佛看到自己变成一匹黑马，出现在正变得疲软的中国文坛上。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笔墨，浪费纸张，浪费自己本来就不多的精力。

小屋的唯一一扇窗户没有窗帘，许多事都得摸黑干。地上的一条草席被卷起来，放上一只半大不小的塑料盆，用热得快烧水，烧好了水，关上灯，我和张英轮流洗澡。盆太小，坐在里面洗澡，很有些像小孩子戏水。“花那么多钱去泡咖啡馆，还不如索性去住宾馆拉倒。”从有空调的咖啡馆回到闷热的八平方小屋，反差实在太太大，我忍不住一次次提建议，“现在的宾馆，反正是认钱不认人，只要出得起，管你有没有结婚证书是不是夫妻。”

夜深人静，我们不得不小声说话。洗澡水已安置好了，关了灯，张英窸窸窣窣小心翼翼地脱着衣服。小心翼翼的泼水声。我坐在小桌子边上，点上一支香烟，黑暗中，烟头一亮一亮。

我说：“这鬼地方实在太小。”

“小就小，”张英毛巾上的水溅到了我腿上，“我喜欢，我